神廟留中奏疏彙要

神廟留中奏疏彙要

兵部類 第十卷

萬曆三十二年十月初二日

福建巡按方元彥一本為奸民挾夷肆刼紅番據險互市懇乞

聖明亟定驅除以遏亂萌事先該臣巡歷漳州據

分守道右条政沈一中呈詳紅毛番住泊彭湖

挾資互市請乞隄防并禁各處船隻下海免滋

接濟為奸緣繇到臣該臣會同提督軍務福建
巡撫徐學聚看得彭湖要區為漳泉備倭門戶
亦島夷出沒處也嘉隆之變倭之侵閩從此而
犯閩之勾倭潛此而通當事者議設舟師戍守
誠重之也今紅夷突至請市情形未易叵測防
之可不預而絕之可不嚴乎我
朝稱貢者數國必如朝鮮琉球交趾其子入太學
其國稱臣貢故文字始與

中華同此紅番者託名於大泥國乃習文則與朝
鮮諸國同以不臣之國而習漢之文此其僞可
知矣且此番涉於東粵香山已為佛郎機戦逐
始遁入閩以敗之番假請市之舉泊我內地詒紿
我商民其為犯順可知矣矧陽為互市陰劫顧
允恩等八十餘金既罄掠無遺而夥伴二十一
命又盡行殺害其為賊夷又可知矣異哉潘秀
之敢於携帶番文也夷族多類名號莫辨夫豈

不知紅番原係不賓不貢之夷而公然與之主謀以互市釀禍階哉閩非逃亡淵藪粵人逐之而閩人容之佛郎戰之而
中國納之非所以柔遠夷而威叛亡也訛言一閙奸宄四出借例香山請泊他島即遣諭方行而接踵至如啟戎心而發大難向非藉
天威震懾此夷恐未逃歸而其禍不知所終者胡不以地方利害而熟計之夫夷國原有名數水

程亦有遠近或逾數月始通或僅浹旬方至即呂宋必七日夜繞可入焉紅番不知何島有謂蘭國者有謂賀蘭國者何足與辨第其船所載悉皆毡罽其人多不食火又不為饔飧之禮即方物出自彼方何所取而用之其不可輕與之為市也明甚乃以市愚我民擅泊彭湖期與貿易而我中奸民亦被其市愚而為之嚮導得毋以呂宋可通而彭湖亦可市乎不知呂宋以銀

錢而易我中衣食之用我中亦取銀錢以佐軍
國之需商民之歷風濤而涉險阻者非數百人
結侶不能禦侮非數千金為資不足酬費非數
十商共為一大船不敢長往直出萬死於一生
而愽（博）此錙銖之利以其半充
上供而以其餘資糊口耳今紅番據我彭湖內地
為市藉使其計得售民將難於遠涉之呂宋而
易於近致之彭湖者夷人久居布帛綵縷之屬

輕重長短稔聞價值勢必以我之平值而交斯
時也遠則失利於呂宋諸洋近則受制於彭湖
一島將見民利日削課稅立盡不知有司又何
賦以包此稅中貴又何取何稅以供
內帑耶其亦啖於利而未之思耳通夷原非長策
夷狄不可以
中國之治治之自古而已然矣漳民始敗[販]呂宋累
數十年呂宋且為閩人所制一旦改慮屠戮二

萬餘命今紅番視呂宋為强而性較呂宋最悍
船以夾板為名水戰莫之能禦越島而來連舟
相繼今年二三船僅猶可遏防也明年為十為
百何以處之今歲紅番一島猶稱互市也明歲
此島彼島皆來何以應之漳之販於呂宋者去
則稽察歸則盤驗南虛其硝礦接濟刀鐵貨賣
若一從其市內地何人不往何物不售海防可
無設而海禁不必問矣詎可開此釁端乎至於

香山請例猶屬可恨查得粵中互市初議吊海貿易繼乃登山茇舍繼乃作禮拜寺繼乃建為城廓又繼乃集諸洋之商通日本而潛行劫掠矣迄今粵東存亡隱憂特有待而未發耳談者至欲寢皮食肉於百事之人良可慨矣若彭湖嶼立海島倭夷必經之地哨舡必泊之區我與夷互市則夷與我混居亾命之徒任其往來違禁之物滋其貨賣閩中竭不竭之賊以守此彭

湖者悉棄以與夷矣彭湖不能守則金閩不能保則浙粵兩京皆夷有矣是閩固不得北(北)於粵而香山豈得例於彭湖哉廼狃於目前曲為調停之策謂請泊他島至以東湧為議不知東湧實省會第一門戶險與彭湖均汛守亦與彭湖同彭湖既不可許東湧其可許乎方今汛期孔亟咽喉要地島夷居之湖(胡)越雜處諭囬已至再三迺棹莫必其期藉令其來也以商何故而虜

我民人其求也以市又何故而掠我財寶通商非其本意求市似有隱情萬一不悟其奸而聽其愚安知不為嘉隆之變耗公帑竭民膏竟至噬臍無及而為後世笑哉臣竊謂驅之不可不亟而守之不可不備者也大都通販之例一興勾夷之徒迭出嗜利者忘身家而勿顧亂法者視紀律如弁髦張嶷啟釁未遠潘秀等釀禍復來庸非

國法未正而人心未儆耶合無請乞
勅下兵部覆議上
請速令紅夷歸島不許潛住窺伺如不用命臨時
相機便宜行事然後徐正潘秀李錦郭震謝虛
吾等勾引刼掠之罪詹謝忠等潛通接之奸庶
朝廷威令懾服於外夷而
國家法律昭明於奸宄矣
臣按武王克商九夷通道孔子九經柔遠居

一馬要在審其情形而御之也紅夷之入閩止於二船非有逆謀明過不過貪漢物而為奸商所誘耳然奸商始而勾引既而欺給盡没其貲而夷為無告即守土大吏駭而問之侏離之音誰復能審惟通事之所顛倒成獨知之契已耳其勢不至於羊雍禽雛不止也此疏為萬曆三十二年事自後時時見告安知紅夷不為閩之忩兵也哉

萬曆叁拾玖年拾月貳拾日

吏部文選司主事董應舉一本䌨事陳愚乞嚴海禁厚卹任事戮力收功之臣以弭亂萌以風有位以保萬萬年治安事臣聞天下之患其來有漸其勢不可禦其初必有先見之士折其萌其後必賴忠武之臣收其敗其萌不折其敗乃成然而世重言之者恐無益而先受其禍也臣吏部司屬所職在知人察吏此外宜不必言顧

有關一方係天下昔當其毒今且更甚不盡言之他日將有不可支之患臣不得不言臣聞人也聞在嘉靖之季受倭毒至慘大城破小城陷覆軍殺將膏百姓於鋒刃者千萬而未厭倭之視閩如薙草焉歲刼歲焚殺有司將吏狼顧脇息而莫之誰何其後乃得戚將軍繼光者從浙提兵轉戰與俞大猷犄角漸次收復搜山索海悉智力獲孑遺至

穆廟之世而閩始定其禍之慘烈而難收如此推其禍始乃由閩浙沿海奸民與倭為市而寧紹大姓收其利陰為主持牽連以成俗當時撫臣朱紈欲絕禍本嚴海禁大家不利連為蜚語中之而紈逮問紈逮而禁益弛於是宋素卿王直徐海魯一本許恩之流爭挾倭為難自淮揚以南至於廣海萬餘里無地不被其殘滅而閩禍始慘矣當時微繼光無論東南粵閩皆非

國家有也臣聞刼數將至民生外心昔日東南之亂天地一大刼也去今五十年民又生心相率與倭為市即臣郡福州亦有之福首郡也處八閩之脊而綰其會福州有事則八閩中斷而不相屬臣幼時聞諸父老嘉靖末倭四刼得志一夕談笑薄城下不過千人城上人股慄以上兵船啣尾閉眼欲走當時不得已至括金帛啗之揚揚而去當時幸城內無通倭者耳設有一焉

為之内應者城危而入閩之道不通將無閩矣今之與倭為市者是禍閩之本也而省城通倭其禍將益烈臣聞諸卿人向時福郡無敢通番者即有之陰從漳泉附船不敢使之知今乃復福興界出一人得利踵者相屬歲以夏出秋冬歸倭浮其值以售吾貨且留吾船倍售之者意不可測也昔齊桓欲取衡山而貴其械欲修軍實而貴糴趙粟即倭未必然然他日駕吾船以

入吾地海之防汛者民之漁者將何識别乎萬一有如許愚魯一本者乘之不貫白衣揺櫓之禍乎又况琉球已為倭屬或内地不難反戈又有内外通倭者為之勾引變何可測乎此非獨閩憂天下

國家之憂也臣聞復非翻非牙孽穿屋螫蝮破山蟻漏海事有未作亂有未形况乎其已著者也使嘉靖之季早嚴海禁則王直必不敢自徽往

徐海陳東不敢自浙往魯一本許恩不敢自閩自廣往東南受禍安若是烈也由今思之則朱紈曲突徙薪之策勝於十萬之師猶當追録而祀之柰何使蒙不白究於異世乎戚繼光收復閩士庶幾十一於湯和況乎坐鎮薊門十五年一塵不聳不知者

國家幾千萬錢糧全邊塞幾千百萬赤子乃生不蒙列土之封死不獲

華衮之謚將何以勸忠勇而鼓其死力也嗟夫治
時則文吏持議使先見之士不得終其謀世亂
則武夫效死至治而復忘之
國之大患政在於此昔弦高犒師秦兵却走契丹
狃宋萊公戒心今臣鄉郡通倭而臣獨言之則
臣之家族必受其禍矣然臣不言則全閩禍而
國家亦禍語有之先事而言是謂不祥後事而言
國受其殃臣不敢避不祥之禍至於殃

國故敢冒昧
上聞伏乞
勅下臣部早選才望有方畧者為福建海道專主
海禁假以便宜凡惡少通倭有據及大姓出母
錢資之通者皆重法以折其萌比於武王執僇
群飲之義若海道能禁絕通倭無餘加銜進秩
與之久任或照邊方兵備一體超陞仍乞
勅下兵禮二部議勘朱紈當日因何受逮曾否嚴

行海禁果無他罪止因海禁為士夫所中乞為
中明建祠原鎮地方以風任事之臣詳勘戚繼
光捄閩功次併薊門十五年不中虜患其功當
比何人或併名將俞大猷一體賜謚使忠勇者
樂忘其死今日之急務也臣復見
陛下聖德上符
世廟而
世廟末年東南多故當時

國家財力尚饒才武尚衆法令尚嚴而盪平禍亂猶尚如是之難今財力匱乏法令廢弛天下倉庫如洗

國儲不能支三年加以建酋佯順畀翌以俟遼東大捷報復方始粵山夷市變煽難知沿海倭患旦夕不測而虜未就封羌變時作水旱妖怪無處不有

陛下方舉萬萬年之觴大小群工諱言職事臣不

知將來之所終臣肉不足以潤鉞斧骨不足以
塡坑塹獨有報
國枯腸欲先事而吐以當唐臣千載之一鑑伏惟
陛下裁察而進退之臣無任狂愚待
命之至
臣按武王克商八蠻通道召公猶以西旅貢
獒為戒恐其窺伺內地或啟戎心也今閩中
巨室家於海海商日引月長識者所慮雖海道

嚴禁徒為具文或如粵東之事因而稅之使利權操於上可乎

萬曆三十二年十一月初九日

四川道掌道事湖廣道御史楊廷筠一本水西

蕞爾彊界督撫久持異同懇乞

聖明早賜乾斷以絕群訌以昭

國體以結播功全局事恭覩

天威遠震播酋授首籍其封疆夷為郡縣

皇上武功之大二百年來所罕見也播平之後查

明地界其事甚易其議似不難乃遷延四年迄

無定說將一段偉功反虧全局臣竊疑焉夫邊
疆之事惟督撫按臣見聞最真經度最便乃四
川按臣李時華以事體重大例當引嫌控辭矣
貴州按臣畢三才以身在事中迹涉嫌疑請勘
矣始終推諉已極可疑迨
明旨責成督撫悉心處置毋得推托而又延緩至
今撫臣郭子章則以會稿不及為辭督臣王象
乾則以移會不報為辭今且群訛並興奸人羅

學茂輩勾致狡目安順臣假以投獻啟釁見經
四川巡按李時華特疏論列而枝緒益紛如矣
然則地議何時結局乎夫地界細事也督撫重
臣也以一細事而重臣掣肘督臣之見既與撫
臣左二按臣之見又與督臣左何以稱同心昭
國體又何以顯示外夷乎臣身不在疆埸目不矚
輿圖難寘寘臆决第就各臣章奏亦自顯然可
得而言如水煙天旺橋頭五貢車里毛南京壩

乾竹台等處此地屬遵義界內督撫同辭以為
應退還蜀此應取不待言也如千工堰一百零
七處渭河以下二十六處督撫同辭以為應歸
黔與安氏此應予不待言也所不同者獨張八
册二十二處黔人呼曰張伯澤想即張八册之
訛在貴州撫按以張伯澤東隆上庄等係彼墳
墓又切近大方宜與安氏在四川督臣以為卧
榻之側豈容人鼾應歸遵義在蜀臣謂張八册

等處係平播後設立屯田劉勝受金銀二千餘
兩盜賣與安疆臣故不宜予在黔臣又謂前地
係應龍祖父楊相所與疆臣祖父安萬銓所受
管轄又非一日故不宜奪此其不同處所當擬
議者耳以臣愚臆平播之後
天威燁赫在安氏方有震鄰剝膚之懼何敢行賄
割地而劉勝何人非能主持播事者彼安得賂
之而此安得與之此其故殆不可曉按臣畢三

才指為一偏之辭兩造未備難以成招豈為無
據之言哉然此猶睫論也夫
國家萬里幅幀際天蟠地原不藉蕞爾夷方以增
大我式廓安氏俯首戎索如笠豚籠鳥又不敢
蠢爾騷動以顯與我抗衡矧在蜀在黔摠屬
天朝土宇非如珠崖燕雲交州河套一失而不返
之地也又非如東夷西戎南蠻北狄遠而不在
掌握之比也

朝
廷如欲取之則挈之右手歸之左手是謂追其
風逋懲其舊慝天下不得議其苛如欲予之則
捐其土地征其稅糧是謂舍所無用償所有用
天下不得議其寬如謂予之嫌於過縱取之嫌
於過刻則斟酌於取予之間地予安氏而令其
輸粮以自贖則撫臣之議不拂又糧止三百兩
再令加輸以益蜀則督臣之意亦不拂天下事
一偏觭則交滯一調停則兩全第在

皇上片語處分兩數年將士勤勞群臣紛爭議論兩省生靈命脉皆於一時造之福矣天下無不了之局亦無不决之議只今播賞已行播界未結再有好事宵人陰陽交媾其間如熊守學宋鵬周以德之為興訛嫁禍煽起事端異時雖追咎始事之人亦何及哉善乎按臣李時華之言曰播事始禍甚微起於三五被害之人成於一二喜事之臣然天下事未有不繇微至著者今

安順臣之舉業已著矣顧
皇上之奠定計也伏乞
皇上親裁議播諸疏如止張八冊等處查議未明
事極易處即望
皇上毅然
宸斷顯示
德音可取則取可予則予或取而不取予而不予
則量益其錢糧以示包茅之誼統惟

聖明裁奪而又亟

允四川按臣近疏將事擧道鎮官議處並將生事

起釁奸人行彼處撫按嚴行究懲庶

國體夷情兩歸至當而播亦得以全安矣

臣按此時播賞已行播事未決皆為撫臣督

臣各持意見而

廟堂無灼然主張如李汶其人者定其猶豫耳

萬曆三十二年十一月十一日
山東道御史錢桓一本道臣勾夷起釁撫臣情
廹詞危懇乞
聖明亟賜議處以警憸邪以弭夷患以全
國體事臣惟播酋搆難調兵轉餉費已不貲國幾
為頓幸藉
天威震疊一朝授首此正戢戈櫜矢與黔蜀休養
之時也不謂創有清彊之議遂成築舍之謀遷

延四載未有結局臣初猶以見有參商無非為
國或可原也迄於今則朋謀勾引駕言投獻而夷
釁自此始矣近見四川按臣李時華揭帖累數
千言摘發遵義道崔應麒及通判鄧弘烈等勾
引雅夷安順臣事至為詳悉令見者髮豎眦烈
臣翻閱其事開端三十一年其用意遠矣結搆
羅學茂等數人其布署廣矣夫未來則許之爵
土既來則犒之牛酒給之廩糧其招致亦多術

矣即搜出羅學茂家書揭與崔麒應之諭帖鑿鑿有據乃猶飾詞強辯而曰非勾引也將誰欺欺天乎此等掩耳盜鈴之事縱使幸而成功且大辱

國體而貽笑外夷況安酋疆臣夙號強悍其能甘心隱忍不憤憤一圖報復也迺聞安酋發兵追趕人情騷動雖幸貴州戒嚴尚不敢過河一步乃其釁端業已萌動倘相持日久又釀成楊酋

之故事彼應麒者庸詎非禍首乎乃督臣王家
乾控制三省肩此重任凡事闕軍
國謂宜開誠布公與各撫按諸臣虛心密計務期
得當以報
國詎謂亦中憸壬之術縱容順臣數數往來恬不
為怪復以此嘗按臣而強人以從已耶彼勾引
夷目此何事也黔蜀凋殘此何地也
國帑空虛此何時也尚堪無端搆隙又遺軍旅之

變乎若謂封疆之臣不得不爭亦須於是非輕
重之間一熟計之夫水西地界今所爭者止張
八册蕞爾之土豈能增我式廓有之匪重無之
匪輕甚無關於要害臣以為不必爭且安酋據
有此地不在平播之後而在平播之前又非得
之楊應龍之手而得之其祖楊相之手業經事
遠人亡臣又以為不宜爭是爭之一字已屬無
當況累年爭之不得至於勾引一夷目以求勝

策斯下矣夫從來御夷惟周為得策及觀周宣王時玁狁非茹狄焉入犯而六月之師薄言伐之至於太原以周宣中興之靈爽佐以吉甫方叔之壯猷豈威力不能長驅直擣顧僅僅至太原而正良以太原而外其地非我地其民非吾民安所事好大喜功為象乾奈何見不及此耶且無論安酋而地即播平以來楊酋境土盡籍為郡縣寧非二百年盛事乃太倉未嘗得其顆

粒之用悉以遵義所入不能支其所出尚煩區處職等方竊憂之論及於此即播事始禍其間一二喜事之臣猶有餘恨復堪開釁妄啇而肇無窮之禍哉闇大体而爭小利忽遠圖而遺近憂甚為象乾不取也為今之計順臣遣回無容說矣地界一事不宜復令會勘蓋彼此矛盾豈相為謀發言盈廷誰執其咎久而不決階之為害大非策也徑宜斷自

廟堂可取即取不可取即予安商責令輸稅以補
遵義不足之需則
國體即尊而夷情亦帖服矣若其勾引夷目道臣
崔應麒為之倡謀府臣鄧弘烈為之附和均應以
啟釁之罪罪之其羅學茂說令投降熊守學周
以德宋鵬等引見督撫皆奸人搆亂均應付治
伏乞
詳密按臣之近疏洞燭按臣之孤忠速發

宸斷於地界即
賜裁決於道府憸臣及奸謀諸黨重加懲處而於
督臣王象乾望
聖明嚴諭令其黜成心銷客氣持公道濟同舟庶
夷釁於是乎潛消邊疆於是乎寧謐矣地方幸
甚宗社幸甚
臣聞汲黯曰粵人相攻故其俗不足以煩天
子之使此識國體者也我

國家兵力虛耗征捕亦居十之三控制之術寧
略無詳如養癰然不至於殺人而止則善矣

萬曆九月初六日

貴州巡按畢三才|一本疆界持論不一遵

旨隨時奏

聞乞賜申飭以定勘局以靖邊圉事臣奉

命按黔適值會勘播界曾以涉嫌疏辭隨奉都察

院勘札准兵部咨為勘播事體重大等事該本

部覆題本

聖旨御史奉有特命巡察一方這勘界豈得引嫌

兵部十卷

求避科臣不必差朝廷以疆事專副督撫委任
不輕王象乾會同郭子章悉行處置停當毋得
推托責難他諉事完之日各巡按會本具奏若
間有未安不妨隨時奏聞毋隱欽此欽遵等因
咨院備札前來到臣該臣就經按行布按二司
會同畢節道速將前項地界事情逐一悉心查
照備奉
欽依內事理從公勘議務任上尊

國體下服夷情遠奠封疆近消疑畏中有未妥據
實詳報以憑覆勘回
奏去後據貴州布政司會同按察司呈稱會勘得
播水地相接壤唐宋以前攻奪靡常彼此侵越
之故已不可考我
國朝分土授官具載典籍若楊相贖屍與或價買
或涸占欲問其事故老盡失但所說在人間亦
安可謂盡無據者以

朝廷一統之議論則蜀與黔皆覆載尊親之土宇
就蜀黔兩省論則播地當還蜀而水西設官舊
土仍歸黔亦彼此界限之明況今奉
旨部勘三院檄督嚴切猶然執祖先承受之說不
歸尺寸安所稱恭順奉法哉據圖已退水煙天
旺刀靶水桃溪五貢車上里毛下里毛等數十
處毋容再議其上莊東隆條沙溪河下西地原
非播土似難責之吐退若崖孔三壩安籠箐團

崖崗本關等處皆與上里毛下里毛鱗次相比而在張伯澤之外按圖與畢節道原勘圖同合切責安疆臣退還遵義府其張伯澤即白沙大小塞地方又去崖門關安籠箐尚有一小河相隔係安疆臣地方後經目把人等墳墓既多居住日久合無免其遷徙令輸粮自效但原額有粮九十餘石數似尚少宜再加一倍共二百石責令各目把如數歲輸以示苞茅之貢則地既

退明粮又額足在蜀猶在黔總在覆載無外之
内而以
王土輸
王貢庶幾莫敢不享亦遵華之道宜爾也然職等
尤有慮焉黔于蜀二千里而遥加以夷性重去
其土兹所輸廹于憲令一時不得不從倘數年
之後阻糶虧額為逋禍根猶復議論萌生是不
可不先事而預計者查播州協濟黔粮每年五

千七百五十四石有奇合於內扣二百石令彊
臣轉輸於黔便於責成在蜀無煩催督後彼即欲
藉道遥通賦亦安所置議矣馭夷息爭計無出
於此者等因到臣據其僉議既確且詳臣正加
意斟酌殫精覆勘日俟會議畫一以便囬奏間
近接邸報見督臣躬自具
題而竟無一藁會黔即彼中揆臣且不會矣夫是
誠何心哉抑何見哉會勘之

旨何謂兩乃弁髦之也自今日而觀之在撫臣固
畏其時勢處于兩難之地在樞部祇憑其單詞
設為兩可之說臣欽奉
簡命職掌糾繩無論事之大小咸得直陳
上聞況疆界重務
天語叮嚀且關
國家之治亂係地方之安危哉臣謂薄以責之厚
以施之當體

朝廷柔遠安民之
德意淇則有岸溫(濕)則有畔毋啟夷狄擴膩(肌)吸骨之
疑心剗除唇亡齒寒之會寧無懲沸吹冷之防
必欲繫于秋荼密于凝脂水之益深火之益熱
臣恐犬羊之釁日滋以生西南之亂日漸以長
矣彼此賣地之招乃蜀中一隅之事未聞兩造
不備而可以成招也設縣歸黔之說又馬亭上
黨之意昔人謂得其地不足郡縣不過欲黔與

夷人自相鷸蚌也夷情隱禍御史李時華一疏
反覆委曲特未便煩言之且臣志在寧謐惟期
局面早完如有見有齟齬未可輕率報結臣今
奉
差已竣復
命伊邇相應題請伏乞
勅下兵部都察院博採與論覆議上請轉行接管
御史東公勘報庶事體得以畫一而地方得以

綏寧矣

臣聞蘇軾曰夷狄不可以中國之治治之也求其大治必至於大亂水西之事此為衛矣

萬曆三十五年六月二十日

兵部一本為夷婦抗

旨稱兵已經執獲餘黨糾夷強逞甚屬怙終謹據

實上

聞並陳鄰司助兵情形乞

賜禁戢以安地方事職方司案呈送兵科抄出巡

撫四川喬壁星題前事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又該巡按四川孔貞一題為

土婦抗
旨佔印夷情觀望懷奸伏乞
聖明俯准襲授寔職以定人心以安地方事等因
奉
聖旨兵部知道欽此通抄送司案呈到部看得四
川巡撫喬壁星題稱永寧宣撫奢崇明奉
旨襲授祖職印信當給何世續乃聽信奸目閣宗
傳等之唆撥倚恃强司安疆臣之助惡不肯獻

還印信要挾崇明糾集夷兵肆行刼掠既被漢
土官軍攻破生擒目把葛木陳繼本阿烹等二
十名斬獲首惡高文炳任罕等首級六百餘顆
將奢世續檻至宣撫司候勘閣宗傳又糾借鎮
雄土兵圍攻必要取還世續焚刼永寧又惡目
王明方等帶安堯臣兵萬餘扎營攻刦又叛黨
奈東方又化本作
奈起龍等領衆賊將將歲貢楊官楊嵩家丁楊
拱民江榮王上元各綁殺支解印信安在堯臣

禄氏收藏各目把因受安疆臣重賄要將永寧宣撫官爵與伊妻弟阿利承爵故藏匿真印封殺地方乞要酌量緩急調集土官兵掃除逆黨仍行令貴州撫臣嚴諭土舍安堯臣將助逆夷兵速撤回巢仍令擒解漏惡如再抗違川貴兩省從重參題會勘又看得四川巡按孔貞一題稱奢崇明襲授祖職管事勒限獻印見奉

明旨嚴切為世續及目把宜恪遵

嚴
旨獻印乃怙終不悛明倚安疆臣之勢陰扶阿
利斜集夷苗殘殺有跡況夷兵搶擄千總殺死
堡軍戕傷各官見告屢屢而疆臣縱出營軍屯
札境外則闌事未有稅駕各一節為照酋婦因
爭承襲事情屢屢統兵劫殺害及無辜是以該
省督按官節次具題本部覆奉
欽依反覆行查務求奢氏真正枝派以襲其後杜
絕爭端隨該總督布按會集多官保勘奢崇明

的係應繼枝派取具供結狀復題前事本部復
奉
聖旨是奢崇明准就彼襲授祖職不支俸管宣撫
職事仍行撫按嚴諭土婦奢世續勒限献出印
信不許怙終自取誅勦其安疆臣亦不許暗助
阿利致爭端其餘依議欽此已經通行欽遵去
後今據題稱奢世續聽信奸目閻宗傳等唆撥
倚恃强司安疆臣之黨抗違

明旨仍將該司真印藏匿鎮雄統領夷兵隨處刧
殺且聲言必要殺死崇明別立所授夫崇明承
襲祖職業經多官供結俱稱的確奉
旨襲授名正言順夫復何辭乃世續復又稱兵匿
印狂逞無忌迹其所為明不欲與崇明而陰扶
阿利大罪人也今既天厭其惡被我執獲置之
宣撫舊居謂可治以不治而印之有無真偽可
立辯也乃漏惡閣宗傳糾併鎮雄夷兵必欲扶

取世續燒刼荼毒惡焰日熾是宗傳之敢於跳梁明恃堯臣之為已黨助耳為堯臣者所宜恪遵

國憲捎黨護之私撤兵以自為計毋踏亡楊之續可也宗傳等怙惡不悛抗不聽撫若不亟為撲除

國法謂何委宜酌量區畫擒處漏惡以靜地方既經各題前來相應依擬併議覆請合候

命下本部移文四川撫按衙門酌量緩急調集各
土官兵相機擒勦逆黨勿使土夷滋蔓猖獗貽
害地方仍將執獲奢世續上緊會勘根究真印
下落如果寄在鎮雄即移文貴州撫按宣布
朝廷恩威嚴諭安堯臣作速送還奢氏印信及撤
回助逆夷兵擒解漏惡毋得聽信閣宗傅等煽
惑自取滅亡如再抗違川貴兩省從重叅題會
勦

臣按奢崇明之襲蔭以四川撫臣等排奢世續而予之恩不薄矣崇明背恩反噬戕殺道撫三川震驚養虎貽患何辭于世續哉此則撫臣之無識也

萬曆三十六年七月十四日

貴州巡撫郭子章一本土隨役陸續歸黔鎮雄

立隴䖏始宜周謹據實奏聞懇乞

聖明大奮乾斷欽定隴氏一人以服衆心以杜後

患事萬曆三十六年五月初三日准兵部咨為

鎮雄土舍歸黔謹遵

明旨查叙征播前功懇

恩授職并悉夷情以安邊地事該本部題覆貴州

撫按前事等因奉
聖旨安堯臣平播有功准授右知府職御銜疆臣着
念同胞加意安插其分地一節還着貴州撫臣
議停妥來說欽此又准兵部咨為黔夷飾情潛
釁鎮撫玩寇殃民仰懇
聖明深計嚴懲以遵
國體以振
國威事該本部題覆兵科左給事中胡忻題前事

奉

聖旨是安堯臣既遵旨去了着叙揷功與他職銜

其鎮雄土司着尋隴氏子孫保舉承襲邊疆夷

人務在示以恩信處置得宜地方官着用心綏

馭以杜後患欽此又准兵部咨為遵

旨撤兵已久閒言負懼滋深等事該本部題覆四

川巡撫喬壁星題前事等因奉

聖旨是鎮雄土司着該省撫按官訪尋隴氏真的

子孫為衆推服者令具保舉前來奏請定奪欽
此欽遵俱經備咨到臣准此就經牌行畢節兵
巡道轉行查慰安疆臣查撥餘地給安堯臣及
行堯臣將原日帶隨鎮雄從役千房盡數撤回
不許遺留一人在彼去後今據土知府安堯臣
呈稱安堯臣有事征播之如雖効犬馬微勞深
媿不足以報
皇恩萬一復蒙

浩蕩之仁叢榮膺知府之賜堯臣舉手加額報顏
汗背敢不再圖黽勉上達
寵渥其堯臣先隨至鎮雄人役已於未奉
明旨之先俱各陸續撤回並未遺留一人在彼獨
禄氏雖堯臣之妻但夷俗女人不歸兩府令堯
臣亦割愛不敢再婚至於今堯臣兄疆臣分土
一節堯臣自去冬十二月初八日詣黔省至今
日時於轅門承聽尚不免於毀言日至若更遠

居水西之地一或譏謗復興堯臣即百口何以
自解況水之地以額定賦役方人民輳集若令
堯臣分其所有不惟非凡弟克讓之風且令彼
安土之民將移之何地堯臣先年舉文入繼鎮
雄尚胥竄據之証今又分居水西之土倘異日
又有謂堯臣以弟侵兄者堯臣又將說之辭今
堯臣仰荷
天恩已覺至榮恪守清規毫無他望無事則常川

轅門承聽有事則謹遵院部指示尚欲捐微軀
以報
朝廷必不蹈嫌疑而滋讒口等回到臣該臣看得
安堯臣久已回黔據稱隨從人役俱以陸續撤
回來委虛的隨批行軍節兵巡道查報今據該
道僉事顧起淹呈據駐鎮畢節通判徐淳友呈
稱蒙本道行查安堯臣原隨從役曾否盡數歸
黔遵依行准鎮雄府回稱安堯臣先於去年十

一月離府回黔見在貴州居住省城其隨從夷
目人等俱陸續退歸水西並無一人在府但堯
臣之妻禄氏原係鎮雄衆頭目出備財禮聘娶
夷俗不肯放回等因回覆到廳又復差官林鳳
舉前去水西查探是實該本廳看得安堯臣隨
從人役盡歸原土惟伊妻禄氏被彼處夷目執
留應聽自便等因到道據此該道看得安堯臣
身離鎮雄已經半年其原帶隨從人役陸續盡

數撤田並無一人遺留在彼堯臣原未有子其妻禄氏原係土婦據稱夷俗女人不歸兩府且據衆目稱係各目出備財禮聘娶不肯放田以事理揆之萬無復令堯臣赴彼領取別起釁端之理且一夷婦制命在人諒無他為應聽夷俗留伊（彼）自便等因呈詳到職又據鎮雄府四十八枝及十五火頭頭目毋養沙普以卜這者務等連名訴為小夷聽奸妄意圖襲地方無主變亂

異常懇乞早賜處分以活生靈免悞糧馬事本
府自安堯臣遵
旨退歸之後一府目民無依日思舊主勢不能挽
復蒙四川行查立隴后蟻等以隴族子孫甚多
彼此住舉隔遠必須聚齊一處審明宗派遠近
議出一人衆心齊服方可申報正在計議間不
料小夷阿章子原非隴氏親枝又非衆目公舉
于本年二月十七日通同奸惡王寵蘇哥王寀

一併逃出妄意圖襲府官以致隴氏親自子孫
各懷不忿屯札界上以拒阿故父子至於小夷
苦于無主相爭殺擾亂不得耕種切思本年秋
粮全賴今春農務來爭貢馬例在今年派征今
目變亂如此將來從何辦納蟻等欲赴四川聲
訴但仇奸在外道路阻梗近奉新
旨又以立隴之權歸之四川蟻等不當冒干但本
府糧馬馬專輸貴州其利害實切遠近相關是四

川固不可視鎮雄為度外之夷貴州亦豈忍視
鎮雄為鄉隣之鬪又查安堯臣先以衆夷推戴
之至且不得安然在彼阿故以衆夷不服之民
又豈得遽然冒襲且先奉
明旨着尋隴氏子孫保舉承襲再奉
明旨着訪尋隴氏真的子孫為衆推服者令其保
舉前來今阿故既非合府目民保舉又非衆所
推服蟻等心實不服伏乞移咨四川早賜處分

從公議立庶體統正而邊夷服地方安而民命
全等情且詐到職除移咨四川撫臣外該職看
得土知府安堯臣於職未涖黔之先該四川撫
按司道准令入雄鎮且十年矣及永寧二酋搆
爭之時追印不獲蜀中責令堯臣追取人言夷
人視印如拱璧遠寄深藏必不可得也職檄諭
堯臣即竭力追獻矣蜀中又謂首惡閻宗傳等
未降復責備堯臣購擒人言夷人畏死避罪未

易降也又經職諭堯臣化誘閻宗傳等出降藺
事方結局矣蜀中謂堯臣竄據鎮雄冒襲隴職
動兵八萬逐之令回又責備黔中將堯臣取回
人言堯臣入鎮雄十年根深蒂固未必遽歸也
職遵奉
明旨百計化誘堯臣始臣隨去從役千房未歸復
責備黔中堯臣取回人言千房夷羅安玉重還
未必盡歸也職不次嚴催今據該道查實申報

陸續盡數撤歸安插水西矣堯臣原未有子止遺伊妻祿氏原氏鎮雄人夷俗不歸兩地而堯臣已去割愛不復再婚矣堯臣一夷舍且令之歸則歸令其隨從人歸則此為豈職淺智薄力所能強哉

皇上念其平播之功與以土知府之銜天地之恩也又云安堯臣不歸黔即加擒剿雷霆之威也堯臣感天地之恩惕雷霆之威不歸而蜀中生

靈得免於轉輸之勞黔中漢夷得免於鋒鏑之苦不至如滇中近日武定之禍

皇上之覆載蜀黔厚矣夫安堯臣即歸隨從人役又歸黔事粗畢矣鎮雄立隴一節

明吉專責四川黔中本不敢越俎惟是該府名屬蜀賦實入黔鎮雄歲額貢馬于

朝

朝廷屬貴州布政司題也畢節衛之屯堡不在畢節皆鎮雄之土也層台白崖等驛之馬館皆鎮

雄之馬也層台白崖等畢節衛軍之本色食米
皆鎮雄之毛鎮雄之治亂利害切于黔而遠于
蜀該府知府得人則黔衛可保無虞額粮可保
無逋一不得人則馬舘食米之逋黔任其饑爭
鬬處虔劉之苦黔任其毒故今日至隴職安得無
言而處于此近奉

明

旨一日着尋隴氏子孫保舉承襲邊疆夷人務
在示以恩信處置得宜地方官着用心綏蘇以

杜後患一曰着訪尋隴氏真得子孫爲衆推服者擇立令其保舉前來奏請定奪

王言明見萬里之外矣今川省方在勘立而合府目民即有此訴衆心未恊甲可乙否縱今日勉從他日人起爭端則立隴在蜀貽禍在黔故今日慮始不可周也職亦不敢遠引如烏撒府知府雲龍既故本枝安雲翱可立官保可立棄而不立而遠取雲南霑益州土官安紹慶之子効

良立之二十年來仇殺無已害及於黔之烏撒
衛之如永寧宣撫司土婦奢世統已嫁婦也蜀
始之立崇寧未幾又立崇明令世統母之與世續
爭二婦連年用兵害及於黔之永赤摩普衛所
此近日殷鑒也今鎮雄立隴一或不慎則烏撒
永寧之禍効良世統之害豈必知者而後晰乎
查近日四川撫臣移職咨內與四川按臣近題
疏內隴后有阿菊阿擺者胎等亦不止阿故阿

章父子二人也立安堯臣則蜀人不服立阿故
則雄夷人不服職謂衆言淆亂折諸
聖議論紛紜斷于獨伏乞
皇上大奮乾斷於四川撫按咨疏内
欽定一人下部行川貴兩省諸臣欽遵施行蜀與
黔地俱安矣至於責令安疆臣撥餘地以給堯
臣一節方在查議而堯臣即申退讓除候議妥
另奏外

臣按郭子章請自

聖斷而兩省聚訟不已此票擬者之責也

萬曆三十六年八月二十五日

貴州巡撫郭子章一本黔夷久歸人言復至懇

乞

聖明俯賜罷斥以謝人言并申明士夫之婦及著論之故以白心事臣于七月十六日接邸報該工科給事中王元翰一本陋惡撫臣生事悞

國等事臣見之不勝惶悚臣思之臣十年于黔一自平播州劉皮林之後黔亦安矣祗縁安疆臣

沙唉之爭安堯臣鎮雄之逐與蜀臣議論不合因而大肆媒孽曲加詆毀市虎三至謗書盈篋致科臣有言夫蜀之求多于黔者始曰藺州印未出也今已出矣既曰藺州惡黨未降也今已降矣又曰安堯臣未歸也今已歸矣又曰其要未歸也夷俗婦人曾為主母者例不出境今堯臣已割愛矣且一婦人何能為也又曰隴氏未立也臣有疏乞

皇上欽定隴氏一人其名皆四川撫按疏咨中所
有也臣無一事不順蜀中似可以已矣夫堯臣
之歸不獨全黔人知之即四川撫按差人杜林
鳳應選到臣所無不見堯臣也即兵部差官常
佑南户兵二部差官張應魁陳世文解餉于淇
道經臣所掛號無不見堯臣也即
勅諭滇中兵部差官盧鑑至貴陽無不見堯臣也
近報四川南道副使鄭友周因查隴後親入鎮

雄無不見堯臣也秖因阿固阿固之至非鎮雄人公舉鎮雄人與阿固爭立即以為堯臣阻撓致行之塘報今三月塘報又逾五月而堯臣仍舊在黔安能飛身鎮雄則塘報之虛實可知科臣見報因而論臣不知乃蜀人計也且堯臣既歸臣有疏請

皇上欽定隴氏而謂臣弗割必何如而後謂之割也藺州亂則禍黔之永赤二衛烏撒亂則禍黔

之永烏二衛若鎮雄一亂勢先禍黔之畢節彼蜀遠利害正不相干而謂種蜀以奇禍豈蜀之禍不可種而黔之禍又可種耶令蜀人千言萬語止欲堯臣歸黔不伏入鎮雄其視堯臣如狼虎也臣爲抱虎歸檻不以德臣而以罪臣何其責人明責已暗也蜀用兵六千于永寧而繭印不出用兵八萬費餉三十萬金于鎮雄而堯臣未去臣苦心竭力不遣一鏃一費一毫追印而

印出呼堯臣而堯臣歸求以救安地方而重以為臣罪何厚蜀而薄黔也且東川亦蜀夷府東川土官為阿克鄭舉之寓主而蜀不禁公然索之南之重賄而蜀不禁如臣為庇護堯臣則蜀庇護東川耶如以鎮雄種禍于四川為可虞則東川流禍于雲南獨可怨也何寬蜀而嚴黔也今堯臣既歸決無復入鎮雄之理如其一出貴陽門臣即以白簡從事臣不敢貸也第隴氏之

立當順鎮雄人公舉除阿固外蜀臣疏咨中尚有三人可立如另立一人而鎮雄不定臣不信也此在夷情亦非甚難結局惟蜀諸臣虛心平氣處之耳至于臣所著論此臣督學時所著于蜀者與夷情大不相干涉俯順夷情確立一人將臣著論一節查明是否蜀著述原非趨奉併乞

顯賜斥罷以謝科臣早

黜代臣以便交代臣章無任悚懼哀懇之至

臣按撫臣任邊疆之事與平時文墨議論原不相蒙而論郭子章黔事者摘其十年前所著書以為語端此與李德裕讐牛僧孺而藉口周秦行記以為不臣何異